



五月四日

萬里無雲的晴天。

弄完了出發的武裝，去到馬淵中佐的屋裡。等我進到屋裡，班長便交給了我一封寫給高橋少佐的信，和關於任務上的訓令公文，又很懇切的，指示我一些蚌埠報道部的狀態，以及報道部出動在前線的區署等事情。

回頭他叫侍女辻姑娘送來了啤酒，『好々的喝一盃罷！』說着便把啤酒打開而給我斟上了。我拿過來玻璃杯，連溢出來的沫子也當是很寶貴的東西，一面囓嚼着，隨至浮起從前幾天馬淵班長就指示的那深而無限的理解心思。只是這一點，不知是甚麼，竟有好像很沉重的東西，擔放在我肩膀上一般的感懷。我取了一個不動的姿勢，向他敬禮。我將要開門出去，『你沒帶着手槍啊，把我的拿去罷！』說着他便把毛瑟十响的小槍借給我了。

道經北四川路，走過打得粉碎而慘慘的閘北廢墟，來到了北停車場。在路線的地方，都站着陸戰隊的步哨。上了輕油車，人都滿了。竟是軍人，一多半又都是將校。午前九點鐘開車，上海的市街，逐漸的遠去了，車在走着。天氣太熱。雖然開了些窗子，但是那帶有熱氣般的風，更會令人感覺一種沉悶的暑熱。而且又很困，擁擠得真是沒有法的，等一打着盹兒，腦袋竟各處的亂碰。

在蘇州買了一瓶汽水，因為嗓子很乾渴，喝來真香極了。有中國人賣着寒山寺的碑帖，甚麼也不說便拿到窗前來，展開給人們看。

從蘇州往前，在路邊的兩傍，一直竟是深々蔭繁的楊柳樹巷子在續列着，又有很多中國小孩子，在水田裡洗澡。等到輕油車接近了，他們便舉起手，口々聲々の連喊着：「煙捲欣交，煙捲欣交……」，（譯者按：欣交的發音，乃是日本語的「進上」。「進上」是給人的意思，不知怎麼弄顛倒了，到了我國人小孩的嘴裡，竟變成乞求「給我」的意思，這實在是一件趣事。）這些中國的小孩子們，都是爲的留着他們自己抽幾要煙捲的。

到了常州車站，那邊的站臺裡，雖然到的是貨車，可是，竟是載着一些中國人。那

是沒有蓋的貨車。有的打着柿子色的汗傘，有的帶着蓑笠和羅傘莎帽，也有剪了髮而稍微好看的姑娘在交坐着。日本的兵隊，在那分給他們水，或是分送給他們飯團子，他們大概是歸還上海的避難民罷。他們吵吵不絕的亂講究，臉上浮着艱難的表情，然而，日本的兵隊一接近，則忽然的作出一種笑嘻嘻的，會應酬人般的笑臉來，一走過去，便又趁着當兒，恢復了元來的表情，這個那個的，紛紛的講究起來。那裡也有像老禿了頭般的管事人，在指揮着一切。

車出了龍潭，在右邊看着了汽船的駛走，正想着這是揚子江哪，便在丘陵的凹地那邊，看見了黃色的濁流，並且，還看見了一隻驅逐艦，正在那切斷波頭的急跑着。再望々左邊，那有着天文臺的紫金山，和蜿蜒不斷，有着狗牙邊的南京城壁，也都看見了。

午後四點半鐘，到了南京車站。向着步哨打一打聽道兒，便向城門那邊走去。有飛機十架飛去。天氣是燒人般的灼熱。兩傍都是接續着荒涼的廢墟，但是，道路却是特別的好。等走到了拐角，一個好像一塊坐輕油車來的海軍々人，正和中國小孩子講買着鴛鳥。在土堤的底下，有一百多隻鴛鳥，伸着脖頸叫喚着。小孩子一去追牠們，